

家在德仁苑

本报记者 王晓颖

进入8月,随着新学年开学的日子临近,即将年满66岁的黄梅生越来越忙——今年入住德仁苑的学生名单还没有敲定,他得加快推动相关进度。

位于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的德仁苑,创建于2008年,是一家接收当地困境儿童的福利机构。截至上学期末,先后已有348名孩子在德仁苑免费吃饭、住宿。他们中时间短的在那里待了两年多,最长的则生活了11年。

17年来,德仁苑创始人黄梅生在孩子们口中已从曾经的“校长爸爸”变成了如今的“校长爷爷”。不过,无论称呼怎么变,每一年秋天,当新一批因各种原因无法得到应有照顾的孩子进入德仁苑时,黄梅生的期待一直没有变:他希望在这个特殊的“家庭”里,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。

“野孩子”

1959年,黄梅生出生在分宜县一个偏远的农村。因为家里条件差,兄弟姐妹多,从黄梅生记事起,“饥饿感”就如影随形。院子里放着的一台石磨是黄梅生小时候的“饭桌”,“每人每顿只能分到半碗饭,根本吃不饱”。

上初中后,黄梅生开始住校。没钱去学校食堂,他的下饭菜都是每周末从家里带的一罐干菜。气温高的时候,到了下半周,干菜会发霉发酸。“肚子饿得火烧火燎”的黄梅生顾不上那么多,看到“白毛”,他就用筷子轻轻拨开,然后就着饭把菜咽下去。

一天,正在吃变质干菜的黄梅生被班主任老师撞了个正着,老师特意夹了自己的两块霉豆腐放在黄梅生碗里。“一口咬下去,我就流泪了。”黄梅生说,后来自己再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霉豆腐,但当时口中的滋味,他一辈子都会记得。

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,除了饥饿,黄梅生还有一个季节性的“敌人”——寒冷。有好几个冬天,他都是光脚穿一双黑胶雨鞋度过的。实在太冷,他就学大人的方法,在鞋底胡乱塞一些干枯的稻草,希望借此隔绝一些寒意。

后来,另一位老师给了黄梅生一双打满补丁的旧袜子,那是他人生中拥有的第一双袜子,也是他第一次知道冬天“不冻脚”是什么感觉。

老师们的善意温暖了黄梅生的身心,也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。22岁那年,从原宜春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,黄梅生回到分宜县,成了一名小学教师。

因为自己过往的经历,从站上讲台起,黄梅生总会对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多一些关注。不过,直到2002年的一次家访,他才深切感受到,在不被看到的地方,一些孩子的生活处境有多艰难。

那时候,黄梅生已是分宜县第一中心小学的校长。一天,一位年轻老师拉着一个“野孩子”来找黄梅生“告状”,“这课没法上了,他一个人就能搅得全班鸡飞狗跳。”一旁,被当作“罪魁祸首”的男孩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旧衣服,头上、脸上、手上都脏兮兮的。

凭借多年教学经验,黄梅生知道学生调皮往往和家庭有很大关系。但到了男孩家中,他才发现情况比自己想的严重得多。孩子的父母因车祸和癌症相继去世,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几年前眼睛就全瞎了。当时已临近春节,祖孙俩的饭碗里却只有萝卜和白菜。



经过17年时间,德仁苑创办时留在院子里的小白杨树已经长大了。

本报记者 王晓颖 摄

黄梅生的心被刺痛了。后来,他在分宜全县做了一次摸底调查,发现有类似情况的学生竟然有100多人。有的孩子父亲去世,母亲改嫁后就没了音讯;有的孩子父母均有残疾难以承担照料责任;还有的孩子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……

刚开始,每隔几个月,黄梅生会自掏腰包,把米、面、油送到最困难的那部分学生家里,但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。更让黄梅生担心的是,长此以往,一些孩子的心理和行为都会出现问题,“要是走上歪路,他们的一生可能就毁了”。

渐渐地,黄梅生萌生了一个想法:把这些“没人管的孩子”聚在一起,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学习,给他们建一个新的“家”。

一份名单

黄梅生口中“没人管的孩子”,现在多被称为“事实孤儿”或“困境儿童”。在黄梅生关注到这一特殊群体时,我国还没有针对他们的帮扶、保障政策,这也使得黄梅生想给这些孩子建家的想法迟迟难以落地。

那几年,从分宜县到新余市再到江西省,从政府部门到大小企业,黄梅生不知道把孩子们的情况和自己的计划说了多少遍,但资金、场地、运营资质等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。

直到2008年初,一些来自上海的企业家决定出资帮助分宜县的困境儿童,分宜县政府也专



每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德仁苑都会组织孩子们开展活动。

受访者供图

门为此成立了工作小组。当年9月,由旧厂房改造的“分宜德仁苑”建成了。

德仁苑地处分宜县锻压厂社区的宿舍楼之间。推开两扇铁门,一眼就能望到它的全部:一栋三层小楼、一排平房、一个院子。小楼一层是餐厅和活动室,二层三层是宿舍区;平房则分为办公室、食堂和门卫室等区域。

2008年10月,第一批34名孩子入住德仁苑。当地困境儿童的数量远不止这么多,但德仁苑场地和资金有限,“筛选”就成了无奈但又必需的环节。

17年来,每到暑假,黄梅生都会按照分宜县各小学送来的名单,到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学生家中走访了解情况,经过反复比较、斟酌后,选出最

时隔多年,陈小勇依然记得自己刚到德仁苑时的情形。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,他和哥哥都有些害怕。那段时间,兄弟俩每次给母亲打电话,总是哭着说要回家。

德仁苑的孩子,初来时大多只有七八岁,想家,往往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。2010年,家住德仁苑附近的晏红卫应聘成了那里的生活老师。十多年来,每到有新的孩子入住时,她就会忙得不可开交。有的孩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有的孩子几天不说话,还有的孩子不愿意吃饭……这些都需要晏红卫和同事们耐心安抚和陪伴,帮助他们度过最初的适应期。

忙归忙,但晏红卫知道,大多数孩子与德仁苑的磨合时间不会太长。从一日三餐,到起居作息,再到学习安排,孩子们在德仁苑的生活既有规律,也有依靠。这样的照料,在普通家庭再正常不过,但不少困境儿童此前却可能很少体会过,这也能尽快消除他们的惊恐和无助。

陈小勇经历过这样的过程。他说,小时候不懂,现在想起来,德仁苑看似简单的生活里,藏着像他和哥哥这样的孩子一直欠缺的“安定感”。

吃好、睡好、生活好

6月末,学期已近尾声。这天中午,晏红卫照例出现在分宜县第一中心小学门口,“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,每天上下学我都要接送到位”。放学铃声响过后,孩子们陆续聚在晏红卫身边。她数了数,确认全员到齐,才领着这支排得不算整齐的队伍朝一公里外的德仁苑走去。

黄梅生已提前等候在铁门处。“今天上课学了什么?”“在学校有没有开心的事?”孩子们走近,黄梅生一边笑着一边询问。只要他在德仁苑,这样的“欢迎仪式”,黄梅生每天都会坚持。

饭点,是德仁苑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之一。洗手时,听说今天午餐有鸡腿,9岁的刘宇很高兴,“我是‘吃鸡腿大王’!”排队打了饭菜,他快步走到贴有自己名字的饭桌前,埋头大吃起来。

“细嚼慢咽,不够再去添。”黄梅生一边对刘宇说,一边用目光在餐厅里四处巡视着。

德仁苑创办后不久,黄梅生专门把自己老家的那台石磨搬了过来。他说这样能提醒自己,一定要让孩子们吃饱、吃好。为此,黄梅生要求后厨人员每顿备餐时必须要有余量,“看到锅里有剩菜剩饭,我才能确定孩子们没有饿肚子”。

别的孩子吃得很香,坐在刘宇旁边的赵阳却一直用筷子扒拉着碗里的饭菜,偶尔往嘴里塞一口,还老半天咽不下去。

最后,他决定破例——两个孩子一起接收。

服吗?”他俯下身轻声问道。“牙疼……”赵阳含糊地说了一句。黄梅生托起他的下巴往嘴里看,发现有一颗乳牙已经松动了。

“换牙说明你长大了。”黄梅生安抚着赵阳,并让他别着急,尽量用另一侧的牙齿慢慢嚼,慢慢吃。

自成立以来,德仁苑的运转一直依靠社会和政府的资助。为了节约开支,不大的院子里开辟出了一片菜地,还养了100多只鸡鸭。在孩子们的课余时间,黄梅生和其他员工会带着他们除草、浇水,并用食堂的剩菜剩饭喂食家禽。“看到自己种的菜成熟了,孩子们都特别高兴。”黄梅生说,这样的“自给自足”,既能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食材,又锻炼了他们的劳动能力。

除了吃饭,睡觉在德仁苑也是大事。按照作息时刻表,晚上8点半,小学生要按时就寝。孩子们睡了,生活老师的工作却还没有结束。值班的夜里,晏红卫总会起来两三趟,不是给这个孩子盖好被踢开的被子,就是帮那个小家伙把探出床沿的手和腿收进去。时间长了,她的睡眠也变得碎片化,“每隔两三个小时就会自动醒一次”。

黄梅生说,每一个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,只有吃好、睡好、生活好,他们才有长大成材的根基。

让他们“被看见”

“这里还有一点油痕,用热水才能洗干净。”午餐结束,孩子们在水池边清洗自己的碗筷,“餐盘清洁监督员”郑鹏则在一旁认真履行自己的“职责”。

“去年9月,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刚来德仁苑时,可不是这样的。”晏红卫笑着说,那时候两个男孩火气都很大,动不动就会“变身”炸毛的小公鸭,骂人、打架是常有的事。

受过往经历影响,不少初来德仁苑的孩子身上都带着一些“小刺儿”。有人吃饭挑三拣四,有人随手乱扔垃圾,还有人一旦遇到不如意的事就会乱发脾气甚至动手打人。

如果说在生活上的照顾是“养”孩子,那么在行为习惯上的引导则是“教”孩子。在黄梅生看来,孩子们大部分的“坏毛病”都是此前长期生活在缺乏爱与关注的环境中造成的。“让他们感受到表扬与肯定,许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”。

于是,来了不爱干净的孩子,黄梅生就让他当“卫生部长”,负责监督其他孩子不乱扔垃圾、不随地吐痰;遇到生活中不讲规矩的“刺儿头”,黄梅生就推他做“纪律部长”,协助德仁苑员工在各种场合维持相关秩序。“孩子是纯真的,要管理别人,自己自然要先以身作则。”黄梅生说,当曾经调皮捣乱的孩子“被看见”,他们的改变往往会十分显著。

同样被“看见”的,还有那些总是沉默的孩子。因为家庭条件不好,陈小诚和陈小勇小小年纪就有了自卑心理,性格也显得有些封闭。到德仁苑后,陈小勇发现身边的伙伴们都有跟自己类似的经历,也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。慢慢地,陈小勇话多了,笑容多了,在学校也有了朋友。他说,因为有了德仁苑这样的“家”,他再不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。

在德仁苑里,“寓教于养”的痕迹有很多。楼道转角处悬挂的一面全身镜,提醒经过的孩子们整理着装、扶正红领巾。楼梯台阶上张贴的“小脚丫”图案,引导孩子们养成靠右通行的好习惯。活动室里,“自己的事情自己做”“容易的事天天做好就不容易”等标语也随处可见。

普通家庭里,孩子的很多事可以由家长代劳,但在德仁苑,黄梅生很注重孩子们的自主成长。自入住起,无论是洗碗、叠被,还是打扫卫生,孩子们都要自己动手完成。17年来,“大带小”已是德仁苑标志性的“家风”。“大孩子怎么做,小孩子眼睛看、手上学,潜移默化间就会了。”黄梅生说,这样的互助方式,不仅传递了生活技能,更重要的是也在无形中传递了良好的习惯和品质。

2008年,德仁苑修建时,工地上有一棵“碍事”的小白杨树。黄梅生坚持把它留了下来。如今,白杨树早已长大。这期间,包括陈小诚陈小勇兄弟在内,德仁苑已有80多个孩子考上了大学。不过,相比于这个数字,黄梅生说他更在意的是,是每一个从德仁苑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像那棵白杨树一样,活得堂堂正正。

“你爱孩子吗?”

2019年,民政部等12部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》。自那以后,全国多地相继在基本生活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出台举措,为“事实孤儿”构建保障制度。

在江西,依据相关政策,目前每名“事实孤儿”或“困境儿童”每个月能获得1000多元的生活补助,但德仁苑依然坚持免费为孩子们提供食宿。黄梅生说,那笔钱要留着给孩子们上高中、大学时使用。

2021年,因自身经营遭遇困难,上海爱心企业停止了对德仁苑的资助,德仁苑的运转随即出现了资金缺口。就在黄梅生着急时,已在德仁苑做了十多年志愿者的夏侯斌拿出2万元交到他手上,“大家一起,一定能渡过难关”。

退休前,夏侯斌也是一名小学教师。德仁苑创办后没多久,有感于黄梅生的善举,他主动提出义务加入其中。如今,作为德仁苑最资深的志愿者,夏侯斌既要给孩子们辅导作业、上书法课,还要协助黄梅生处理机构运转的各项事宜。最近,他正忙着整理适龄困境儿童的资料,为后续走访做准备。

除了夏侯斌,今年56岁的晏红卫同样承担了德仁苑很大一部分工作。照顾几十个孩子并不轻松,德仁苑能开出的工资也不高,但晏红卫说,看到孩子们从刚来时的胆小、封闭慢慢变得活泼、快乐,是她留下来的最大动力。

“你爱孩子吗?”每次招聘工作人员时,黄梅生一定会问这个问题。在他看来,“爱”是在德仁苑与孩子相处时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。

自德仁苑成立以来,当地政府一直通过多种途径为生活在那里的孩子提供支持。随着黄梅生与德仁苑的故事传播开,也有许多“爱孩子”的人或是出钱,或是出力,一点点地提升、改善着他们的成长环境。

陈小诚还记得,上小学时写作文是他的大难题,于是他把“希望有一本作文书”写进了“心愿卡片”。“没想到后来真有人捐赠了一批图书”。

实现心愿的不止陈小诚一个人。现在在德仁苑,孩子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,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学习乐器、舞蹈和各类体育项目。有的孩子还因此把爱好发展为了特长,考上了大学里的相关专业。

今年5月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》,提出要不断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建设,有效提升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水平。在黄梅生看来,这意味着困境儿童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,未来,这一群体的生活、教育条件一定会越来越好。

暑假,德仁苑依然照常运转着——每年夏天,总有一部分孩子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留在那里度过假期。如果是初次走进那个院子,人们大多会被距离铁门不远处的一块展板吸引。展板上共有17张照片,那是自德仁苑创立起,黄梅生和孩子们历年拍下的全家福。照片里的孩子换了一批又一批,黄梅生也从黑发变成了白发。

偶尔,黄梅生会在展板边稍微停留,他说,等新一批孩子到了“家”,那上面很快就会有第18张照片了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陈小诚、陈小勇、刘宇、赵阳、赵鹏均为化名)



更多精彩内容
请扫描二维码



午饭后,德仁苑的孩子们在清洗自己的碗筷。

本报记者 王晓颖 摄



自2008年起,德仁苑的孩子们每年都会拍摄一张全家福。

本报记者 王晓颖 摄



德仁苑的菜园里,黄梅生与孩子们在一起劳动。

受访者供图